

下班后，赵悦给我打电话说西延线又开了一家火锅店，问我去不去尝新鲜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浅薄啊，就知道吃，跟猪有什么分别？我那天火气很大，总公司提拔董胖子当了总经理，这厮和我同时来的，长得跟猪头一样，屁本事没有，就知道拍马逢迎。我今后居然要在这种鸟人手底下干活，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。赵悦在电话里哼了一声，说你要是 不去我可跟别人去了啊，我说随便你，你想跟人上床我也不反对。话音刚落，电话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想赵悦摔电话时用的力气可真不小。

在电话前呆呆地站了几分钟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我知道自己有点过分，赵悦没有错，但我就是不想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挟着皮包走出来，三月的成都到处烟尘飞扬，让人烦躁。我到路边的烟摊上买了一包贡品娇子，盘算着该去哪里过完这个郁闷的周末之夜。想了半天还是去找李良。

李良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毕业后第二年就把公职辞了，专职炒期货，不到两年就弄了三百多万。有时候我想命运这东西你不信也不行，上学时怎么也看不出李良有投资的本事。他那会儿净围着我转了，像个小跟班。

我估计他这时候不是在睡觉就是在麻将桌上。麻将是他惟一热爱的体育运动，大学时曾经连续作战37个小时，输光所有钱和饭票后，拍拍屁股对我说：“陈重，借我十块钱，我去吃点东西。”然后就听说他昏倒在校门口的小馆子里。

我赶到时桌上已经坐了四个人了。三男一女，除了李良，我一个都不认识。李良看见我，叫了一声傻逼，说冰箱里有啤酒，客厅里有影碟，卧室的床头柜里有个自慰器还没用过，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，另外三个人都笑。我说日你祖宗，走到牌桌旁买了两匹马，问：“打多大？”坐在李良对家的小姑娘告诉我，五一二，我摸了一下口袋，那里还有一千多块，估计足可以应付了。

李良给我介绍那三个人，两个男的都是外地的，来跟李良探讨炒期货的经验，小姑娘叫叶梅，是个包工头儿的女儿，正式名称叫什么建筑公司。我开了一

罐蓝剑啤酒,走过去看她的牌,叶梅穿一件红毛衣,下身穿一条紧身牛仔裤,胸部丰满,腰肢纤细,两条修长的大腿轻轻颤动着,我的胯下马上就有了反应,赶紧喝口啤酒压住。

打了几把之后,李良起身让我,去鼓捣他那一堆音响器材去了。我刚坐上桌,就点了叶梅一个清一色,两百。然后手气就一直不顺,一把没胡过不说,不是被人自摸就是我点炮,几圈下来,1000多块就折腾光了。我叫李良,“再拿1000块来”,他嘟哝了一句,把钱包扔过来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。

赵悦问我:“你在干什么呢?”

我说:“打麻将。”

“挺快活啊。”她的口气冷冰冰的。

我说还行,顺手扔出去一张六条,赵悦在电话里继续冷冰冰地问:“今天晚上是不是不回来了?”我说可能要打通宵,让她不用等我,赵悦一声不发就把电话挂了。

接完电话后,手气开始好转,连连自摸,清一色,碰碰胡,而且几乎每一把都有一个加番的“根儿”,两个家伙咒我,说牌旺人不旺,小心老婆出事,我光笑不说话,一把一把地往裤袋里塞钱。到半夜三点钟,我

第四次把一副清一色的牌撂下时，叶梅站起来说：“不打了不打了，今天的牌出鬼了，没见过手气这么好的。”

盘点一下战果，除了原先的 1000 多全部回笼，我还另外赢了三千七，相当于我大半个月的工资。顿时心里一阵舒畅，倒了两杯果汁，递了一杯给叶梅，然后坐在沙发上背诵李良的诗：“生活突如其来，真他妈的。”这厮大学时跟我一起参加文学社，我当社长他写诗，骗了不少文学女青年，所以睡我上铺的王大头说我们俩“双手沾满处女的鲜血”。

这个钟点比较讨厌，要睡睡不着，回家吧，肯定会惊醒赵悦，向她汇报行踪，跟着吵上一架，邻居们早就对我们的半夜歌声和摔碗声烦透了。要是不回家又没处可去。我叫李良的外号：“你娘，走，哥哥带你喝酒去，顺便送美女回巢。”

李良把车钥匙扔给我，打着哈欠说他不去了，让我送两位哥哥回酒店，送叶梅回家。出门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叶梅，“跟这厮在一起小心点，他不是好人，有个外号叫摧花和尚。”叶梅笑着问他有没有菜刀剪子什么的，李良说不用：“他要敢起色心，你就踢他裤裆。”

凌晨的成都格外安静，经过青羊宫时，我突然想起和赵悦第一次来这玩的情景，我们俩闭着眼去摸墙上鲜红的“寿”字，我摸到了那一撇，赵悦摸到了那一点。我说：“你一定能长寿，‘寿’字的鸡巴都被你摸到了。”她笑得花枝乱颤。这个时候，赵悦该睡熟了吧，她一定开着灯，抱着我的枕头，嘴里还哼哼唧唧的。有一次我出差回来，轻轻地走进屋里，她就这副模样。

叶梅拿出一支娇子点上，问我：“陈哥是不是想到情人了？笑得鬼头鬼脑的。”我说是啊是啊，我正在想你呢，一会把两位哥哥送到了，你就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她说我可遭不住嫂子的耳光。我笑笑，心里邪恶地想，只要遭得住哥哥的鸡巴就行呗。

我对性诱惑一直缺乏抵抗力，李良有一首诗说的就是我：

今夜阳光明媚
与荷尔蒙一起飞舞
成都，你的肌肤柔软
如我忧伤心情
在上帝的笑容里裸体行走
三月的盐市口我无可选择

无可选择就是从不选择的意思，李良不止一次批评我“连母猪都不放过”。然后开始掰着手指头数论据：大学里黑糙的体育老师、体重三百斤的酒楼老板娘、丑得让人跌倒的肥肠店服务员，还有一个爱吃大蒜的炸油条姑娘。每当这时我就批评他不懂欣赏女人，体育老师光是海拔就让人景仰，有1米77，绰号黑牡丹；酒楼老板娘珠圆玉润，简直就是杨贵妃再世；肥肠店服务员身材绝对魔鬼，胸围36F，走平路都会仆倒，脸没着地胸先到。“你没觉着我的油条情人特别像咱们班的丁冬冬？”李良没话说了就会嘟哝一句，“烂人，你倒真不挑剔。”

送走两个男牌友，就剩下我和叶梅两个，我故意把车开得极慢，歪着头看她。叶梅在我的注视下开始不自然，脸慢慢红了。我“嗤”地笑了一下。叶梅有点生气：“笑啥子？”我直奔主题，问她是不是处女。她狠狠地瞪我一眼，说后悔没从李哥那里拿一把刀子，“一刀割了你！”根据我的经验，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跟你讨论这么技术性的问题，就表示她不反感你的勾引，而且据说深夜是女性防御最薄弱的时候。我借口倒视镜的角度不够，停下车，紧贴着叶梅的身体去调整镜子的角度，她微微抖了一下，但没有躲开，我顺手搂住了她的细腰。叶梅抗议：“你好歪哦，你再这

样我下车了啊。’我长叹一声,把手抽回来。叶梅小声说:“谁让你赢老子的钱。’我听见这话后心中狂喜,把她一把搂过来,跟着嘴也贴了上去。

2

在我的眼里,成都像一个百家混居的大杂院,我初中时住在金丝街,离香火茂盛的文殊院只隔百十米,经常随父母去烧香,跟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人喝茶聊天,一聊就是一个下午,不经意间一天天过去了,父母老了,我也已经长大。成都的生活如此平淡和缺乏细节,以至于我觉得所有文学和戏剧都是虚构的。

送叶梅回家后,我累坏了,内裤上冷冰冰的一团,显然是刚才没清理干净。叶梅似乎对我的表现也不满意,下车时态度冷冰冰的,让我很沮丧。我把车开到温哥华广场的地下停车场,把座椅放平,躺在上面就睡了过去。

醒来后腰酸背疼,看看表还不到九点,有个家伙敲敲我的车窗,问我有没有备用机油,我打开尾箱提

出一桶来说给你了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之一，李良这辆奥迪 A6上至少还有十几桶。想起公司业务我就郁闷，这几年我至少为公司贡献了三个亿的销售额，二千万的纯利润，董胖子屁也没干居然还爬到我的头上。

今天的成都阳光刺眼，像所有习惯夜生活的人一样，我本能地逃避太阳。《四川法制报》这期有一篇文章说‘黑暗的东西永远见不了光’，我想我如今也成了社会阴暗面了。而就在几年前，同一个我还是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呢。车载 CD里传出许美静忧伤的歌声，“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……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……烟花会谢，笙歌会停，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。”突然想起赵悦，心中有点疼，就到人民商场的黛安芬专柜给她卖了一套调整型内衣，花了七百多。赵悦说她这几年缺少运动，乳房有点下垂。其实我一直都不会体贴人，看看身上的名牌西装，都是她替我添置的，心里很为昨天的事感到内疚。

赵悦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神情专注，像根本没看见我一样。我把黛安芬放下，转身进卫生间放水冲凉，出来后看见她脸朝里躺在床上，我抱了她一下，没有任何反应，接着我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睡梦中听见赵悦在旁边接电话，“我老公在家呢，说话不方便，你改天打给我吧。”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，问她：“有情人了？”赵悦老老实实在地点头。我说不错啊，长出息了。赵悦笑笑，说人总是要进步的嘛。我问那厮干什么的，赵悦说是企业家。我坐起来拍拍她的脑袋：“咱们说好了，骗到钱分我一半。”赵悦说：“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。我说明白明白，咱们家的政策就是鼓励外遇，争创外汇嘛。”

赵悦也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比我低一届，是92级的三朵校花之一。我们学校当时经常有社会上的小痞子进来骚扰，赵悦和前男友在树林里亲热时，被小痞子们逮着现行，男朋友裤子没穿利落就跑了，据说刚回宿舍，避孕套就从裤腿里掉了出来。赵悦正打算闭着眼接受凌辱时，我和王大头喝酒归来，跟那帮家伙一番力斗，保住了赵悦的名节。我相信每个男人看到当时的赵悦都会想入非非，她只披着一件衬衫，内裤褪到膝盖处。王大头后来推测，说赵悦和她男朋友一定擅长后进式，学名叫作“隔山取火”。如果赵悦不是我的老婆，我一定很愿意回忆这段往事，换个说法，如果早知道赵悦会成为我的老婆，我当时还会不会行侠仗义，就值得研究。李良经常说我的生活充满悖论，主要指的就是爱情。到现在赵悦还不敢见王大头。

我并不认为赵悦生性放荡，大学里交几个男朋友，有几次婚前性行为，都不算是人生污点。事实证明赵悦从那以后一直是个淑女，温柔体贴，对我忠心不二。但我还是一想起那天的事就心里犯堵。生活啊，你只需要知道概况，不能深究细节，把一切都看清楚了，活着也挺没劲的。我发这番感慨是有依据的，董胖子有个朋友，在水碾河搞了一个换妻俱乐部，每个人都在那里弄别人的老婆，同时也看着自己老婆被别人弄，据说 90% 以上的夫妻出来后都直奔民政局。

不过赵悦在这一点上特别没出息，老辩解说她那是第一次，还遮遮掩掩地暗示没有完全进去。当你表达了你的宽容，而对方却说根本不需要你的宽容时，真是够火大的。于是我改变了策略，先安慰再教育，最后进行严厉打击，让赵悦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“第一次也好，第一百次也好，性质相同，你知道我从来都不重视数量；全进去还是进去一半或者只是在外围打转，都是性交，你知道奸淫幼女什么标准吗？触摸说——只要碰着了就算！”

社会学家研究什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研究我这种“明知绿帽还要戴”的丈夫的心理的，我常常想我在外面经常性的淫乱，会不会是出于潜意识的报复心理？但说起来也没什么可报复的，我在认识赵悦前至少有

过三四个女人，体育老师就是其中之一，和赵悦谈恋爱之后，有一次上完体育课，我们还在一台‘健翔’牌健身器材上发生了关系。

对赵悦自称有情人这事，我没有过去多想。女人嘛，总是会用一些小把戏来引起别人的关注，《围城》中的苏文纨想通过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的斗志，结果没有成功。我对赵悦虚构的企业家也缺乏兴趣，赵悦说总有一天她会带来给我看看，我说他要是真敢来，我一定“奋然大怒，勃起还击”。

3

总公司派了几个人来对前任总经理进行离任审计，顺带做一下政治思想工作，通知我们开全员大会，200多人把会议室都快撑爆了。会上一个太监模样的家伙絮叨了半天，告诫我们要忠诚，多奉献，少索取，不但任劳，而且任怨。有一句堪称经典：“对工作坚韧不拔，对利益淡泊宁静”，我想直娘贼的太监，还想拿我们当牛马使唤啊？都是打工的，你装什么大馅包子？然后就听见他点我名：“陈重经理是公司的业务

骨干，这些年来做了很大贡献，血气方刚，敢作敢当……只要大家和董总同心协力，四川分公司一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！”听得我心里一阵腻歪，知道这都是董胖子的把戏，这厮肯定跑到太监面前装乖孙子，笔记本摊在膝盖上，脖子 90°“向前梗起，一脸肥胖的微笑，汇报完思想动态，再顺便踢我个撩阴腿；陈重嘛，业务能力强，但和同事工作配合不太好。”我扭头看看他，这厮很风骚地穿一条背带裤，正伏在桌上记笔记。我暗暗骂了一句，日你妈，心想这也值得你往本子上记？

散会后，董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开始春风化雨般的思想工作，说他对总公司的任命也感到意外，先后拒绝几次，说自己能力不够，还推荐我做总经理。但总公司以为：“你能力虽强，经验不足，还需要再磨炼一下。”我心想放屁，这话要不是你说的算我瞎了眼。胖子说完后跟我装亲热：“我晓得你，你娃也没把总经理的位子看在眼里！”我说哪里哪里，卑职才疏学浅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正需要董总您这么成熟老练的人多多指导。胖子笑得那个灿烂，我乘机给他出了个难题：“您看我的工资是不是该涨一涨了？我现在正在供房，经济上实在困难。还有，我们销售部作了那么大的贡献，凭什么工资比内勤还低？”他肥胖的笑容一下子冻住了，像一大摊晒化的冰淇淋。

我召集销售部的员工开会，像江青一样挥舞拳头：“兄弟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申请给大家加薪——你奶奶的刘三，抽烟不给我？！”刘三笑嘻嘻地扔过来一支红塔山，周卫东点头哈腰地给我点上；董胖子反对加薪，经我再三哭诉，他终于同意向总公司争取，我们就看董总的吧。”我故意把“董总”两个字咬得特别重，心想董胖子，让这100多人爱你我没什么办法，让他们恨你可就太容易了。这么多人同时加薪，至少使四川分公司的预算超支20%，你要敢跟总公司反映，不挨板子我跟你姓，你要是不反映，我看你娃还怎么管销售部？

会议室里烟气腾腾，这帮家伙听见加薪比过年都高兴，汽修部主管赵燕大声说：“老大，要是真涨了工资，我们就凑钱给你包个二奶！”刘三说你想给老大当二奶就直说，别偷偷摸摸的。角落里有个家伙接过话茬，说就是就是，我看赵燕的奶也挺大的。一帮下流鬼都笑，赵燕看了我一眼，脸红得跟漆过一样。其实我早就感觉这姑娘对我有点意思，只不过瓜田李下，君子袖手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我怎么好意思白天板着脸教训人家，晚上却伸手脱人家的裤子。

吃中饭时王大头来电话，问我能不能搞到“川〇”

的车牌，我说搞是搞得到，就看给谁搞了。大头说你就当是我要的吧。我说那行，晚上叫上李良，咱们到皇城老妈喝两杯，酒桌上再谈。

王大头毕业后去了公安局，刚报到就坚决要求不坐机关，非要去当片警。当时我和李良都骂他傻逼，他说你们才是傻逼，然后发表了他著名的“权力论”，说权力就是拿来腐败的，腐败的程度决定权力的大小。当片警就是因为片警可以腐败，而机关干部只能“夹着鸡巴做人”；在演讲的最后，他表现出一个怀疑论者的素质：“机关里的科长每月拿千把块钱，片警据说可以拿几千，你说哪个官大？”

事实证明了王大头的英明，五年以后，他已经是一个繁华商业区的派出所所长，有车有房，比毕业时胖了整整四十斤。我常常打击他，说四十斤啊，要是猪肉都够你吃一个月的。

下班后开着公司的桑塔纳赶往市中心的皇城老妈火锅店，看见王大头正坐在包间里跟女服务员吹牛。王大头也算是文学青年，藏书万卷，以欧美文学居多，王自诩过目不忘，但不止一次说道格拉斯写的《物质生活》和《情人》如何如何，写《海底两万里》的凡尔赛如何如何。我走进包间，这厮正跟小姑娘痛说家

史呢；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”我喝了口茶，说还不如改成君生日日被君操，君死又被人操了。小姑娘红着脸出去了，我说大头，你他奶奶的又想祸害良家妇女。大头憨厚地拍着肚皮，说他那天看见赵悦跟一个帅哥走在一起，表情暧昧，“你娃头上冒绿光了哦！”

保全了赵悦的名节，我和王大头达成共识，绝不将此事外传。过了几天，赵悦请我们吃饭，她那天衣着朴素，不施脂粉，从始至终一直低头不语，我说你老不说话，我们哥俩也喝不高兴。赵悦眼含泪光说她只想说一句：她对我们俩的恩情没齿不忘，但如果有第三个人知道了，她就立刻自杀。我和王大头异口同声地发誓，说我们如果说出去了，就是狗娘养的。回宿舍的路上，王大头说了一句话将我深深打动：“赵悦其实挺可怜的”。我说就是就是，想起她含泪的眼睛，心中有点异样的酸痛。

李良推门走进来，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嚷嚷“赶紧补仓，赶紧补仓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！”这个投机分子今天穿得十分齐整，西装笔挺，分头锃亮，大头说龟儿子看起来像个坐台鸭王。李良说没办法，一切为了丈母娘，他下午去女朋友家相亲，打算五一结婚。我问是谁家的闺女那么倒霉落入你的魔掌，他说你认识

的，叶梅。我心里格登一下子，说我操，然后就盘算该不该将那天的事告诉他。

喝光了李良带来的五粮液，我们又一人叫了一瓶啤酒，李良的表情很兴奋，说他打算在府南河边买一栋别墅；楼上我们两口子住，楼下就是咱们的麻将房和活动中心。”我说你结婚后还想不想去换妻俱乐部，他脸红脖子粗地摇头，说：“你要是拿赵悦来换，我就跟你换！”有一次我跟他说起那家叫“同乐”的私人俱乐部，李良流着口水赞叹，说他要有老婆一定要带去见识见识。后来董胖子告诫我，说他那个朋友黑白两道混，别再去招惹他。王大头一听来了兴趣，说什么换妻俱乐部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一遍，大头听得两眼直放贼光，咂吧着嘴一个劲地赞叹：“还有这种事！我操，我操！”

吃到一半，叶梅打电话来，李良那个肉麻，躲到角落里咕咕哝哝地又说又唱，过了半天把电话递给我，说叶梅有话要跟我讲。

电话里声音嘈杂，王大头正剔着牙看球赛，坚决不允许把电视声音调小，我只好走到走廊上，听见叶梅说：“我那个没来。”我没反应过来，问她：“谁没来？”她说不是谁，是那个，我说到底是什么呀，叶

梅一下子火了，“日你妈，老子这个月月经没来！我说会不会是李良惹的祸，叶梅又骂了一声日你妈，说他连老子的手都没碰过。我也有点火，这几年还没有人这么骂过我呢，我冷冷地问她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她一下子哭了，说我要是有办法还找你干什么。我脑子飞快地算计了一下，想这事不能在成都解决，就跟她说我们礼拜六去乐山做手术，让她想好怎么跟李良说。

4

走在成都的大街上，每个人都似曾相识，每一个微笑似乎都含有深意。一个眼神，一次不经意的回首，都会使记忆的闸门汹涌打开，往事滔滔泻落。有一次在杜甫草堂门口买烟，卖烟的老太太叫我的小名：“兔娃儿，你现在也长这么高了！”她说多年以前是我的邻居，但我绞尽脑汁，也想不起曾有过这样一位邻居。还有一次我酒后坐上一辆人力三轮，车夫说你娃现在混得不错啊，我说你是谁，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他说我是你小学同学陈三娃，跟你一起偷过女生的书包，你都忘了？